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周 揚

人民文学出版社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
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周 揚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11 字数2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 $\frac{1}{4}$ 插页2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印数1-300000册

定价(2)0.13元

同志們！今天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開幕了。首先，我向大會表示祝賀。

跟過去历次的文藝會議不一樣，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是我們文藝戰綫上的一支新軍。你們是從工农兵群眾中來的。你們又會勞動又會創作，拿起槍來是戰士，拿起筆來也是戰士。你們既是生產的隊伍、打仗的隊伍，又是創作的隊伍。這麼一支隊伍，在我們的文藝戰綫上出現，是文學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興、值得慶賀的大事。

你們是在社會主義時代，在黨和毛澤東思想的培養下，在群眾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鍛煉中，成長起來的新人。你們在工廠、農村、部隊的基層單位，作為一個勞動者，作為一個戰士，開始寫作活動。你們有一個明確的寫作目標：為工农兵而寫作，為革命而寫作。你們帶着強烈的階級感情，把工农兵的新的生活、新的鬥爭、新的人物，寫進作品里面來。你們把創作當作一種戰鬥，當作一

种爭夺思想陣地的战斗。有一个部队的作者說得很好，他說：“一个革命战士，不論在什么时候，都应当找到自己的陣地，这个陣地，不光是狼牙山的悬崖和上甘岭的坑道，而且也是我們头脑里无产階級思想的高地。”一点不錯！只有在我們自己的头脑里建立起无产階級思想的高地、毛泽东思想的高地，我們才能胸怀祖国，放眼全球；我們才能工作得出色，才能写出有意义的作品。

你們写的有一些作品，不論思想性、艺术性，可以說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是我們过去的文学中所少有的。当然，收获不只是在作品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于你們在工厂、农村、部队，广泛地开展业余的群众文化工作，讲革命故事，唱新歌，演新戏，同旧的文化作斗争，为当前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使社会主义的文艺真正普及到工农兵中間去，在那里占領陣地，这样，就使我們的文艺真正成为有广大工农兵参加的强大战綫。你們把新鮮血液、革命朝气帶到我們文艺創作里面来，帶到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里面来了。这是文艺战綫上的新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文艺路綫的胜利！

在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有进步的文艺，有反动的文艺。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是反动的、腐朽的、沒落的，是腐蝕人民思想的毒剂。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堕落成了西方资产階級文艺的应声虫。它尽

管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的文艺，是变节的文艺。它誹謗革命和革命战争，誹謗无产阶级专政，宣揚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渲染核恐怖，宣揚“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宣揚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文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思想颠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的工具。

我們的文艺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艺是針鋒相对的。我們的文艺是鼓舞人民不断前进、不断革命的文艺。它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用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武装人民。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①。

今天的世界上，有两股力量在你死我活地斗争：一股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另一股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力量，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这两股力量的搏斗中，革命的力量正在汹涌前进。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正走向新的高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正在发展和壮大。各国人民正在现实斗争的烈火中经受种种的考验，愈来愈多的人们逐渐打破对于旧世界的幻想，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0页。

增长了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的信心。在我国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天比一天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一天比一天深入。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愈来愈吸引世界人民的注意。世界革命人民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我国各族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地建设着和捍卫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同时，以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帝国主义、反动派，如果胆敢侵犯我们神圣的国土，它只会在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粉身碎骨。我国人民一面加紧建设，一面时刻准备打击侵略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同志们，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大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用文艺的武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让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

这就是摆在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战斗的任务。

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新形势

我们的文艺要很好地担当起自己的任务，根本的保证在于坚决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

文艺究竟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的剥削阶级服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还是以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作指导？这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个斗争，不但贯穿着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贯穿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现在跟同志们简略地谈谈文艺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〇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我们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并且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兵结合。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页。

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綱領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路綫。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这两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根据社会主义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了詳尽的深刻的闡述。

多年来的經驗证明，当我们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綫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取得胜利；违背了这个路綫的时候，工作就遭受失敗。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如果离开了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那么，我們的文艺就会走到修正主义、走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上去。反过来，如果我们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不采取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采取这么一种民主的群众路綫的方法，那么，我們的文艺就会走向教条主义，走向思想僵化。毛泽东文艺路綫，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又是反对教条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它的核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跟工农兵相結合。

在文艺战綫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分歧，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

歧，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面：為不為工农兵服務，要不要同工农兵結合。

毛澤東文艺路綫是在斗争当中产生，在斗争当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就是一場大辯論的产物。它是同当时的各种反对工农兵的、脫离工农兵的傾向进行斗争的一个总结。同时，它又是对“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基本經驗的一个科学的总结。毛澤東同志对“五四”以来以魯迅为旗手的我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作了很高的估价。同时，指出了它的根本缺点，就是脫离工农兵。这种缺点一直帶到延安，帶到革命根据地。到了革命根据地，這個問題再不解决就不行了。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及其在文艺上所引起的巨大变革，使得我們的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文艺界一致表示接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但是口头上拥护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不等于实际上都执行了。这是两回事情。有的人是口头上贊成，实际上是反对工农兵方向的；有的人是真心贊成，但是由于脫离群众，执行不力，也不能真正貫徹这个方向。

开国以后，我們的文艺界圍繞貫徹执行无产階級文艺路綫还是执行資产階級文艺路綫，有过五次大辯論、大

批判。

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一部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影片。武训，是个地主的奴才，电影里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为了贫苦农民子弟取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人物”。对《武训传》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不少共产党员失去了辨别能力，赞扬了这个电影。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次批判，树立了如何正确地对待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结合社会历史调查，开创了学术工作中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

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红楼梦〉研究》这本书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写的，可是却受到一些共产党员的推崇，而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红楼梦》的年轻人，却遭到压抑。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究竟是宣传唯心主义还是宣传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究竟是采取扶植的态度，还是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压制的态度？这次批判，为学术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开辟了道路。同这个批判相联系，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

因为《〈红楼梦〉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是同这个臭名远扬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第三次，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一个叛徒，后来又混到革命队伍里来，在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内部形成一个反党的集团，解放以后又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在中国文学运动里，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的就是胡风。他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正确主张说成是什么“扼杀”文艺的“五把刀子”，詛骂党的领导是“宗派集团统治”。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他是我国文学运动中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姿态出现的修正主义者。这次批判，既是彻底的政治揭露，又是对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有力的反击和批判。

第四次批判，是在一九五七年。大家都知道，这一年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进攻的主要矛头在政治方面。文艺也是他们进攻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在文艺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的两个主要口号是：一、“今不如昔”，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不如国民党时代；今天的文艺、今天的教育、今天的一切都不如国民党时代。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文化、教育等等。这两条口号，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

本主义；一条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企图让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在文艺方面，他们还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它“已经过时了”，要另外开辟什么“广阔的道路”。他们对于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认为“太窄了”，他们要当“探求者”，打算离开工农兵方向去探求什么“新的道路”。他们把我们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漆黑一团”。他们鼓吹什么“写真实”，就是要暴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他们叫嚷要“干预生活”，就是要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批判和改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他们还提倡“一本书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来诱惑青年人离开党的领导，使之走向反党的道路。

随着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我们文艺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以丁玲、陈企霞为代表的文艺界的右派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界是不是从此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资产阶级是不是从此就不再向我们进攻了呢？不，阶级斗争不会停止，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了一定气候，资产阶级就又兴风作浪了。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内连续三年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起来疯狂反华。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又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同这些进攻相呼应，

我們的文艺战綫也出現了一股逆流。

这一次资产階級进攻不采取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时那么一种形式，不是明目张胆地說什么“今不如昔”、“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

在文艺領域，他們首先在我們舞台上（因为舞台同群众的联系是最广泛的），大演各种坏戏和鬼戏。一个时候，我們的舞台几乎完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占領。这些戏歌颂古代封建統治者，美化封建道德。还有一些戏用隱喻的、借古諷今的手法，打着“为民請命”的旗帜，来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不滿。舞台上的出現各种牛鬼蛇神，不單純是一个舞台的現象，而是一个社会現象。这是社会上的各个階級、各种政治力量之間的斗争的反映。

电影方面，有的同志提出“离經叛道”的主张，就是要离革命之經、叛革命战争之道，說我們的电影写革命、写武装斗争的太多了，不“离經叛道”，电影就不能出“新品种”。你們想想看，能不能够离革命之經、叛革命战争之道？如果我們这样做，那我們同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出現的一些坏电影，就是当时这种錯誤思想指导的結果。

文学方面，有的同志提出了“写中間人物”的理論。什么叫“写中間人物”？他們誣蔑我国貧农、下中农的大多数都是处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的“中間

状态”，主张文学应当多写这种“中間人物”。他們的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写中間人物”去散布对社会主义怀疑、动摇的情緒，抵制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

有些同志还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传统，要我們的文艺回到三十年代去，就是要我們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文艺界这股逆流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达到了高峰。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們觉察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們敲起警钟。他指出，許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門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們检查了我們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进行了文艺整风，同时在报刊上对学术、文艺領域内的各种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展开了严肃的批判。这是文艺战线上第五次的大批判，这是比过去历次批判更为深刻的一次批判，这是又一次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同志們，从上面所简单叙述的文艺斗争的历史过程，

就可以看出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多么频繁，多么剧烈。你们可以看到，文艺战线从来不是一条平静的战线。

文艺战线的斗争之所以频繁、剧烈，是因为：第一，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反映，是不可避免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十分敏锐的感觉器官。阶级斗争必然要在文艺方面有所反映，而且常常是首先在文艺方面反映。文艺好比是个触角，各个阶级有什么动向，它就立刻感应。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每当无产阶级遭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每当无产阶级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趁机进攻。这个进攻，常常首先在文艺领域里发动，因为这个领域是最敏锐也是最薄弱的环节。第二，资产阶级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还有某种的优势；他们自以为还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和无产阶级较量。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在内，绝大多数人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在世界观和文艺观方面保留了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从事文艺工作，很容易沾染资产阶级的思想，沾染资产阶级的名利观念。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一旦脱离了工农兵，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实际斗争，就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或代言人。

可见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进行这种斗争，我们的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我们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治是无产

階級專政。作為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的文艺，如果不去宣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而去宣傳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思想，那它就不但不能為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而只能起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為資本主義復辟做思想準備，為它開辟道路。

同志們，千萬不要小看了文艺領域里的階級鬥爭。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搞暴亂，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有個裴多菲俱樂部，就是一批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文艺家和知識分子的團體，扮演了打先鋒的角色。如果我們不反對修正主義思潮，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不認真地進行思想改造，將來哪一天有什麼風吹草動，文艺界就會有很多人陷進修正主義的泥坑。

堅持不斷地進行文艺戰綫上的鬥爭，不但可以避免和減少在文艺方面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而且可以大大地促進社會主義文艺的發展。我們無產階級的文艺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批判，鬥爭，就是為社會主義文艺的發展掃清道路，掃清基地。資產階級的勢力、資產階級的影響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阻礙社會主義文艺的發展。所以必須把道路掃清。要反復多次地打掃，打掃一次，我們就大踏步地前進一次。

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以後，我國的革命文艺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最近這次文艺戰綫上的批判和鬥爭，可